

解州全志卷之十六 夏縣

雜志

通典安邑夏禹所都後魏神麿元年別置安邑城在禹都舊城之西四十里分安邑東地立夏縣因夏禹都名路史言陝之夏縣周成王封夏公在此本侯爵恐未可信 通志

唐元和郡國志夏縣屬絳州乾元改屬陝州按文中子夏城注隋亦屬絳州不獨唐也其說互異 通志

陽城篤志好學居中條山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迹閭里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有盜其樹者城遇之退自匿

解州全志

卷之十六

夏縣 雜志

一

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路城怪而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其性度如此 通志

揮塵叢談陽城服用客稱其佳輒授之有陳萇者候城得月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又酒譜載城爲諫議大夫每俸入度其經用之餘盡付酒家 通志

都兒諫議大夫陽城奴也化城德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楮乃受 通志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

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宦耳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
木者牧也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續前定錄

柳子厚貞符晉問雖摸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

文矣

宋景文筆記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
之而溫麗清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
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
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
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東坡詩話

柳宗元曰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其間有大

解州全志

卷之十六

夏縣 雜誌

二

河條山氣蓋關左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

通志

羅玉峯爲瑤臺觀開山師世傳其得道爲立祠有碑記

舊志

張果隱中條山縣治三十里北晉村後有洞溪水遶流

洞前禾草不凋相傳爲果隱處

舊志

通志唐薛萬徹宅在夏縣南二十五里勲重村今廢門

獅二乘石一尚存按綱目徹燉煌人唐行軍總管屢
有重勲故村以此得名土人掘得碣石鐫巴陵公孫
薛貞筠上柱國丞知左都騎上柱國德獎德滿騎都
尉德貞左驍騎尉元簡上騎都尉元封元亨元裕元

景元高皆其苗裔也墓在大張村廟在峨嶺嶺邑舊志以爲今俱無考惟薛嵩墓在大張村通志作薛萬徹墓蓋傳聞之誤又介孝璿夏縣志唐僕射薛高墓在縣西四十里尚書右僕射昭儀節度使平陽郡王贈太保薛公之墓有神道碑乃尚書禮部郎中程浩所撰按碑太保名高萬泉人忠勇有謀建大功於唐與其祖大將軍仁貴考太傅楚玉並葬於此據此文薛高非薛嵩矣候考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待制亦善作小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

解州全志

卷之十六

夏縣 雜誌

三

處畫成應是一生愁

侯鯖錄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多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餘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上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拈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饅講一杯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貧盛粟米飯瓦罐盛菜根眞飯土簋啜土鋤也公享之如大牢旣畢復前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卽取紙筆書

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讀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懶真子錄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通志

司馬溫公人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又得一解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上不知春去漫遶幽

解州全志

卷之十六

夏縣 雜志

四

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蘋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東臯雜錄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士疊足聚觀卽以相公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司馬相公之風采耳一時得人之心如此

明道雜志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通志

司馬溫公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雖造次間語亦在於直諒之益而退便僻之損也

通志

劉器之爲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通志

司馬君實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竹簽數十問之曰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

道山清話

宋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司馬溫公誣謗先帝盡廢其

解州全志

卷之十六

夏縣 雜志

五

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意與卿同乃不從止令奪贈謚卞所立忠清粹德神道碑仆碑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於碑下而死

平陽府志

溫公洛社耆英會圖原卷猶藏後裔家別有石刻陷祠壁雍正八年會稽嫡孫司馬灝文由翰林出守沁州解組後至夏展拜祠墓燕集宗人著何遠錄記祠墓碑蹟卷軸甚詳稱其家藏猶有公誥勅云

舊志
盤屋趙瞻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績以自監

毛道真元至正間修煉瑤臺山下後卒其徒肖像祀之
後數年自河南募緣覓小車數輛載之抵邑渡河濕
隻履托以具炊先行及挽車人至詢之則死已久矣

一觀大驚視祠像隻履尚濕

舊志

朔鬢頭如意里朔德遠祖居邑北五十里高德大溝上
有木橋後出遊方外至明正德間有鬢頭道人至橋
自稱姓朔指宅墓故趾且言某處碓臼胡不見鄉人
掘地三尺許得之居數月傭耕張鸞家後倏不見

舊志

解州全志

卷之十六

夏縣 雜誌

六

縣東百里温峪里温泉山有礦洞嘉靖中一道士寓居
於此識其爲銀礦私煉自給後漸聞於人鄰壤羣不
逞率競取而河南盧氏諸縣礦徒因來劫取殺人嘉
靖四十一年巡鹽御史竹厓王公聞於朝隨移檄河
東守巡防守僉派大漢民兵藥箭手以禦之芻餉取
辦於邑人征徭頓加三千餘兩爲一邑鉅害歲甲子
又命平陽府同知暘谷李公駐節於夏以鎮靖之萬
歷十四年夏因歲荒河南亡命角腦尚登等張旗號
糾衆二千餘人越渡黃河盜砂知縣員惟綦申達當
道調撥官兵迎戰被賊縛去指揮李材并殺傷軍人

王三等數十餘人主簿王寵挺身向前宣諭朝廷法
度陳以利害礦賊驚服扶送李材還營當道復調指
揮李世廕等率兵驅逐始解散後每冬三月添設平
陽衛軍兵八百名布黃河各渡口并礦山防護歲以
爲常萬歷二十五年爲三殿大工差宦官張忠駐夏
採礦至三十三年砂盡停止忠封洞去留兵守護後
以軍兵騷擾知縣胡柟申達撤回以省祭官統藥箭
手代之至我

國朝康熙四十六年復有奸人高華等請復開礦之說
旋以欺罔治罪而夏民乃安堵矣

舊志

解州全志

卷之十六

夏縣 雜志

七

明嘉靖辛酉春太學生馬巒於姻家得一石刻高三尺
許上刻一翁幅巾深衣攜竹杖後隨一鶴上刻近體
一章云常愛香山居士眞老來裝束漸相親皂絲縑
軟從垂地白紵衣輕不點塵簡直最便麋鹿性短長
偏稱馬牛身何時綠野青山下杖履逍遙學隱淪又
七言一絕云方寸元機曉思清出門孤鶴自隨行瘦
筇野服疎林下誰道丹青畫得成末題寥天一居士
白雲翁杜陵王漢卿又細書杜陵先生寫眞讚下題
門人劉廷堅撰惜文剝落不全竟不知爲何代人壬
戌孟夏巒偶謁文正公新祠時方哀集古今遺刻觀

一小石紀典修公宇工績後刊崇寧三年四月十二日杜陵王評漢卿題始知其爲宋人當徽宗時來宰夏觀其爲人志行冲逸必有治績惜世遠無稽矣

舊志

如意里戒定寺古栢一株其身五圍根盤處八圍上有九枝俱似龍形中空處生一槐大兩圍枝屈曲如蛇盤旋於栢枝九龍之上亦一奇物也

舊志

張振偉儀容官叅政嘗在都下會宴禮部異其儀容請使壓宴上錫蟒衣以壯威嚴

舊志

夏縣裴章美孝事父母事兄金章如事父爲永清令力行教化有兄弟爭訟者正值申明六諭講孝弟一條

解州全志

卷之十六

夏縣 雜志

八

二人垂泣曰我輩獨非人乎以狀投火而去

舊志

馬忱題泰山試心石曰天君純粹本無侵衆欲交攻乃獸禽若肯常存天理在何勞石上試人心

舊志

明王翰禹甄辨云夏治西去十五里有禹故城城中民聚爲村民擲地得甄方尺餘而中畫十二方方容一字以篆書之其文曰海內勛臣歲豐登穀路無饑人雖累千百不異人傳爲禹所陶者人人爭寶之或至千里易以重貨苟得以爲厚惠將以遺人難事可濟元末多事夏當衝要使臣絡繹至縣則求於縣官縣亦責於民於是上下病焉當時名公巨儒無辯之者

豈非愛異好奇之過也哉予竊爲辯之按字起於蒼頡之鳥跡書也歷至禹亦不能不小變豈容有篆哉篆始於周宣王史籀之所爲今以諸石本考之尤爲明白今遂以篆爲禹時書此不可信者一也詳其文義膚淺又不類謨謀之古雅此不可信者二也難者曰禹臣舜出處必有同於舜者陶甄之事豈非同於陶河濱之事乎曰舜禹聖則同出處貴賤有所不同何則瞽瞍爲匹夫而舜爲之子且不得其親其窮可知耕稼陶漁之事不能不爲也鯀者堯之方伯禹爲之子以父爲方伯子爲陶冶可乎此不可信者三也

禹都安邑是城卽禹都也旣稱都必舜崩而禹卽天子位矣安有爲天子而爲陶冶之事哉此不可信者四也觀其文皆紀德頌功之語海內勛臣之稱以君施於臣可也禹豈可以自稱爲臣而謂有功於海內也哉此不可信者五也又曰稱臣者謂之益也如後世券文誓辭之謂也曰以當時考之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未嘗有此豈至禹獨爲之乎乃春秋秦漢之所爲三代豈有是哉是不可信者六也又按史記禹卽位一年而薦益於天後七年禹巡狩而崩則禹在位時益未有所爲也詎可以海內勛臣虛美之乎觀於

孟子可知此不可信者七也謂用之於葬瓦棺紙衣
未必爲瓴甃之侈勒銘藏之乃東漢以後之事今甌
散在四野不一處得之竊疑故城與司馬公墓近當
時葬公之時必陶於近處用之餘者旣無所措則必
座之詳其文義字畫頗近似之不然何不見於宋之
前而得於宋之後何不聞諸載記而膠於傳聞而不
爲禹時也必矣予姑辯之以解後來之惑